战长沙

却却 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战长沙/却却著. —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11.8
（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重点出版物）
ISBN 978-7-218-07109-1

Ⅰ. ①战… Ⅱ. ①却… Ⅲ. ①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
Ⅳ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063252号

战长沙 却却 著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 版 人：金炳亮

责任编辑：谢海宁
装帧设计：张竹媛 吴德灏
责任技编：周 杰 黎碧霞

出版发行：广东人民出版社
地 址：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（邮政编码：510102）
电 话：（020）83798714（总编室）
传 真：（020）83780199
网 址：http://www.gdpph.com
印 刷：广州嘉正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书 号：ISBN 978-7-218-07109-1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：16.75 插 页：1 字 数：342千
版 次：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定 价：3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（020-83795749）联系调换。
售书热线：（020）83791487 83790604 邮购：（020）83781421

目录

● 楔　子 / 3

● 第一卷　焚城 / 5

● 第二卷　血战 / 57

● 第三卷　陷落 / 159

● 尾　声 / 258



楔

子

在报社工作多年，我也混成老油条，接到陪同采访一个台湾老奶奶的任务，想都没想就找借口推拒。两岸刚开始交流的时候，大陆情况确实不如台湾，我看多了退伍老兵满怀希望而来失意而归的情形，听多了指责斥骂，烦不胜烦，如今长沙的发展一日千里，也谈不上高攀他们，何必巴巴去讨好。

社长似乎知道我的小心思，专门找我去谈话，说这位叫胡湘湘的老人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，新中国成立前去的台湾，看过我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写的专题报道，非常感动，指定由我来完成采访。

“她身体一直不好，没办法成行，最近又检查出是癌症晚期，这次拼了命也要回来，一来是想说出自己经历的那段惨烈往事；二来要求叶落归根，把骨灰撒到岳麓山上。小胡，我相信你会感兴趣！”

社长这番推心置腹的话真正让我动容，关于长沙的那段历史，我其实也略有所知，一直深怀敬畏，我爷爷就是在长沙陷落时战死的，所以当初报社要做专题，我一改往日的惫懒，不眠不休做了大量准备，终于争取到这个任务。

那些日子，我犹如在地狱里走了一遭，一看资料就泪流满面，采访老兵之时经常情绪失控不得不中断，半夜惊醒哭醒无数次，简直生不如死。

好在丈夫和女儿都很支持我，陪我度过那段无比煎熬的日子，做完这个报道，我心力交瘁病倒了，足足休息了一个月。不过，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，那些天的报纸脱销，读者赞扬评论的电话信件不断，令我得到莫大的安慰。

那是我多年来最有意义的工作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，太平盛世，人心浮躁，我们更需要一种精神。

回到家，我把社长给的简短资料和以前所做的报道扫了一遍，心里有了底，趁着老人没来，一家三口去岳麓山好好玩了一天，享受这难得的清闲时光。

自从前两年岳麓山修缮了抗战遗址并向游客开放，岳麓山就成了女儿最爱去的地方，因为这里的第 73 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长眠着我们的亲人，孩子有由衷的自豪感，老师曾经“告状”，提到岳麓山，女儿总以“我太外公的岳麓山”为名，让人哭笑不得。

从岳麓山回来，我立刻收到指令：稍做准备，第二天去黄花机场接人，老人不喜欢吵闹，只有我一人陪护，以后和她同吃同住，直到采访完毕。

挂了社长的电话，我顿时冷汗如瀑，要是老人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！

刚想打给社长，电话又响起来，这回是个男子彬彬有礼的声音，“胡小姐，你好，我是你这次的采访对象胡湘湘的儿子顾念亲，长眠于故土是母亲最后的心愿，我只得尽力满足。你放心，我另外安排了陪护跟着她，一有状况就会处理。还有，我看过你的文章，你尽管听我母亲讲故事，我敢担保，你一定不会失望！”

他顿了顿，轻叹道：“我喜欢你反复强调的那句话，我们可以原谅，但是决不能忘记！”

我鼻子一酸，即使他看不见，还是重重点头道：“请放心，顾先生，我一定会好好听故事，好好照顾她！”

“谢谢！”他突然有些哽咽，“胡小姐，一切拜托你了！”

把电话放下，我产生莫名的沉重之感，几乎一夜没睡。第二天，我带了简单的行李按时来到机场，因为太过紧张，秋高气爽的天气竟然出了满身大汗。

飞机到了，广播还没停，一个精神矍铄的白发老奶奶大步流星走到我面前，微笑着朝我伸出双臂，用纯正的长沙话柔声道：“你好，我就是胡湘湘。”

我呆若木鸡。



第一卷 焚城

一

民国二十五年的冬天格外冷，有人要抗日，有人要剿灭“共匪”，有人要逃亡，各种消息甚嚣尘上，表面宁静祥和的长沙，早已暗流激荡，人心惶惶。

对于茶园巷胡家裁缝铺子当家主事的奶奶来说，目前最头疼的还是生计问题，独子胡长宁在湖师大做教书匠的薪水还算丰厚，但要养活这么一大家子实在捉襟见肘，何况他是个典型的书呆子，不懂世道艰难，口口声声让所有孩子受最好的教育，舍不得让女儿辍学。两个女儿有了父亲撑腰，以为读了书就了不得，谁都不放在眼里，一点姑娘样子都没有，让奶奶恨得牙根发痒。

冬天原本是生意最好的时候，偏生遇到这样乱七八糟的世道，大家都是朝不保夕，谁都没心思做新衣裳。奶奶把原本不屑做的缝缝补补招牌都打出来，还是门可罗雀，只得整天拎着小板凳坐在门口，一边眼巴巴等生意一边给几个孩子改衣裤。小的是对龙凤胎，已经快十四了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小小年纪就知道爱漂亮，衣服有一点不合身，有一个补丁都不肯穿，真是愁人。

胡家是湘潭的大族，奶奶嫁的胡铁树排行第十，因此称为胡十奶奶。奶奶快七十了，身体十分好，牙口也不错，现在还能吃蚕豆，每天颠着小脚跑来跑去，一刻都不肯闲着。她当年是长沙街上出了名的漂亮泼辣能干，嫁了个斯斯文文的读书人，年纪轻轻就积攒了丰厚家底开了这个铺子，可惜命不好，丈夫早早过世，自己又带着孩子跟本家决裂，无依无靠。寡妇门前是非多，当时上门求亲的不断，来打主意的混混也不少，她随身带着利剪，吓唬住一些坏家伙，才算过上了安生日子。

她靠一手好裁缝手艺把独子培养出来，还精心挑选了一个温柔贤淑的学徒，养大后做儿媳妇，多年来家庭和和美美，羡煞旁人。媳妇肚子也争气，生的龙凤胎聪明伶俐，人见人爱，连湘潭的胡家也腆着脸来巴结，真让她扬眉吐气。

胡长宁像父亲，面貌端正严肃，不苟言笑，实则性子懦弱，没什么主见，而胡刘氏总是低眉顺眼，面容柔和得犹如雾里看花，比起父母，湘君三姐弟倒比较像奶奶，瓜子脸，大眼睛高鼻梁，只是湘君容貌秀美，而双胞胎多些英气，街上的人都说，湘湘和小满横眉怒目的时候，活脱脱就是年轻的胡十奶奶。

长得好没用，三姐弟连同胡刘氏收养的外甥刘明翰都不省心，刘明翰从小聪明上进，成绩优异，还考上鼎鼎有名的湖大，却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一门心思救国救亡搞运动造反，而胡长宁这次也犯了倔，不但不制止，还推波助澜出歪点子，奶奶一肚子不如意堵在胸口，已经很久没跟儿子说话。

男人糊涂就罢了，二十出头的湘君和刘明翰算是青梅竹马，这种要杀头的事情也去掺和。而小的这对双胞胎被惯坏了，一点也不知事，成天疯疯癫癫到处乱跑，恨不得把天捅个窟窿才好。

奶奶想来想去，心头一团乱麻，在午后难得的暖阳里打了个盹，梦到四个孩子哭喊连天，黑蒙蒙的天地里，一个恶鬼张着血盆大口作势扑向他们，惊呼一声，手里的篾箩掉了下来。

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一个黑影山一般压下来，她猛地睁开眼睛，对上一双目光凶狠的牛眼睛和钟馗一般的黑脸，心里咯噔一声，腿脚已经先于脑子有了反应，顺势趴跪在这穿着军装的恶鬼面前。

那人倒没想到自己会有这种威力，微微一愣，咧着嘴无声地笑，颔首道："现在跪我只怕来不及了，怪只怪你们自己管教无方，让小孩去跟共产党混，这下好了，年纪轻轻就要被喀嚓了，赶快准备棺材收尸吧！"

奶奶惊得魂飞魄散，反倒清醒过来，颤巍巍扶着墙起身，躬身把人往里请，媳妇胡刘氏正在裁衣服，看来人军装笔挺，身材壮硕，满脸凶相，知道祸事招上门，吓得脸色煞白，瘫软在地。

奶奶瞪了她一眼，上了门板留出一个小门，泡了一杯茶恭恭敬敬送到他手里，见他不肯接，咬着牙跪倒在地，将茶杯捧起，颤声道："长官，您今天既然肯赏脸来一趟，就说明事情还可以商量，您要什么尽管开口，我们能办到的绝不敢推辞。"

来人沉吟半晌，在老人双臂打颤之时，终于接过茶杯，笑得意味深长，"我叫薛君山，目前在保安处谋个闲职，可惜我一直忙于公务，还没来得及娶妻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帮我这个忙。"

"奶奶，大哥被抓走了！"门外传来湘湘清脆的声音，两姐妹几乎同时跳进来，湘君看到薛君山，登时涨红了脸，到底还知道深浅，嘴巴张了张，什么也没敢说，抓着湘湘贴着墙站定。

同样的齐耳短发，同样亮闪闪的眼睛，街上的人都说她们是姐妹花，一个是云雾里的山茶，一个是含苞待放的杜鹃，都说胡家奶奶命好……奶奶脑中稀里糊涂地转，好似明白了什么，可是宁可什么都不明白，胸口胀痛难当，一手撑着地，无力起身。

"奶奶……"湘湘还指望当家人能有主意，悄悄往外挪，被冲进来的小满撞得一个趔趄，栽倒在薛君山面前。

薛君山不知何时拔出个驳壳枪在赏玩，用枪口勾过湘湘的下巴，斜眼看了看，端起杯子吹了吹茶水，笑道："这个虽然小了点，长得还算标致。胡家奶奶，你能做主的话，这一个我现在就带走了，另外那个立刻放回来，正好还能赶上晚饭。听说你手艺不错，晚上多做点，给那小子压压惊。"

小满怒目圆睁，抓过一把剪刀张牙舞爪扑来，湘君劈头夺下剪刀，一脚踢开小满，慢慢走到薛君山面前，拎开吓得面无血色的湘湘，冷冷道："长官，我向您认

错。”薛君山目光中陡然生出几分热度，并不接茬，反倒笑吟吟看向奶奶。

奶奶终于清醒过来，将湘君拽到自己身边跪下，十指随着呼吸紧了又紧，刻意避开湘君的视线，赔笑道：“长官能看上我家湘君，确实……确实是她的福气，也是我们胡家的福气，只是湘君还在念书，念大学，算个女秀才，长官要是随随便便带走……那可不成，我们胡家……”

薛君山笑道：“随便带走不行，那明媒正娶如何?”

“你白日做梦!”湘湘和小满同时跳起来出去搬救兵，却被两个黑洞洞的枪口堵在门口，抱在一起瑟瑟发抖。

湘君来来回回地看，目光最后落在薛君山脚尖，终由惊恐变成绝望。

有了湘君的肩膀作为支撑，奶奶这次总算站起来，赔笑道：“大孙女婿，以后都是一家人了，别在家里舞刀弄枪的，吓坏你的弟弟妹妹，我老人家心疼呀!”

薛君山一声令下，两个黑洞洞的枪口立刻消失不见，他俯身逼到湘君的眼前，用哄婴孩一般的温柔声音道：“我像不像猪八戒?”

湘君悄然颤抖，垂下眼帘默默摇头，双手绞在一起，下意识按在奶奶刚抓出的青紫痕迹上，薛君山揪着她衣领顺势拉入怀里，仰头大笑，愈发显得面目狰狞。

刘明翰中午被抓，胡长宁下午上课前就得到消息，请了假四处奔波，一筹莫展，天黑时分才灰溜溜回来，发现一切已成定局。湘君还是被薛君山带走了，美其名曰去南正路看房子，小满和湘湘被奶奶锁进房间，都成了霜打的茄子，怎么唤也不吭气。而胡刘氏哭累了，昏沉睡去，家里只有奶奶仍然精神百倍地四处忙活，就是绷着脸不肯开口。

胡长宁悔恨难当，在奶奶身后跟了一阵，扑通跪下来，哽咽道：“母亲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您说句话吧，现在该怎么办?”奶奶低头看着自己一双小脚脚尖，长叹道：“还能怎么办呢，舍了这个大的，希望能保住两个小的，你以后别再犯糊涂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啊!”

胡长宁闷闷应下，发现一会工夫就已夜色深沉，起来摸索着往外走，奶奶头也不回道：“别去了，那人说了，要等成了亲才能回，你看好两个小的，让他们别惹祸。”

胡长宁停下脚步，良久才应了一声，继续摸索着往里面走，跨过门槛时脚没提起来，一头栽倒在地。双胞胎从门缝里看见，惊恐不安地叫“爸爸”，胡长宁也不管他们能否看到，奋力挤出笑脸，连声道：“没事，没事，我没事。”

“爸爸，开门，我们饿了!”双胞胎同声呼喊，胡长宁忽而想到两人多年来神奇的默契表现，坐在地上不知所谓地笑了一阵，许久才起来，慢悠悠为他们开门。

“爸爸，我们去救姐姐!”两人拔腿就跑，很快没了影，而胡长宁也无心唤回，就着熹微的亮光蹲在花盆前看一株蒜。奶奶挥舞着锅铲追出来，跳脚痛骂，胡刘氏不知何时起来了，不声不响接过锅铲走进厨房，奶奶没了脾气，搬了一条板凳出来，在凛冽寒风里咿咿呀呀唱《梁祝哀史》。

夜深了，看房子的湘君没回，双胞胎倒是回来了。奶奶心头突突作跳，小心翼翼从人力车上解下捆得结结实实的两个宝贝孙儿，胡长宁一个个背回家放好，剪开小满腿上血肉模糊的棉裤，捂着脸惨嚎一声，赶紧冲出门找大夫，在风雪里疯狂奔跑，失声痛哭。

小满腿被打断了，在床上躺了足足一个月才好，湘湘虽然无恙，因为双生子之间神奇的感应，也陪着痛了一个月，走路都成问题，自然没法作乱。于是，两人躺在床上参加了姐姐的婚礼，婚礼当天晚上，被人抬到繁华的南正路附近一个公馆，一步登天，成为有佣人伺候的大少爷大小姐。

公馆是长沙最早的一批，建于清末，是一栋中西合璧式的两层小楼，坐北朝南，宽敞明亮，一层有五六间房子，呈曲尺形分布，外边由四米高的厚墙围出一个小小院落，屋后有天井，白墙青瓦，庭院深深，清净幽雅。

公馆辗转易手多次，之前归一个南货商所有。薛君山那天带湘君来看的就是这里，湘君稀里糊涂点了头，薛君山立刻跟南货商谈价钱，可惜南货商生意不错，加上薛君山仗势欺人，价钱压得很低，不肯点头。薛君山懒得跟他废话，抓人的时候顺手加了个名字，将他丢进监牢。

他家人也乖觉，立刻让出房子，重新粉刷修葺，添置了最新式家具，求薛君山搬进来住，婚礼时还封了大红包。

薛君山没有食言，婚礼过后，刘明翰果然放出来了，同时放出来的还有公馆原来的主人。刘明翰本就是个眉清目秀的青年，这个月在监牢里过得不错，养得白白胖胖，跟浑身伤痕累累、瘦骨嶙峋的南货商有天壤之别。

南货商被家人抬走，一句话也没有多说，只留下一路血迹，惨不忍睹。胡长宁拉住刘明翰的手，目送一行人消失在街头，即使四处无人，还是极力压低了声音，“湘君嫁了，你以后别找她，先回茶园巷吧。”

薛君山闹出这么大的阵仗，刘明翰自然有所耳闻，还带着一点侥幸，指望家人冲着自己和湘君多年的感情拒婚。如今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，犹如五雷轰顶，悔恨交加，任凭胡长宁啰啰嗦嗦，始终抬不起头来。

胡长宁交代完毕，突然有种把一辈子的话都说完的空虚落寞，呆愣半晌，发现一辆吉普停在旁边，如梦初醒，冲着雪地里刺目的血痕呵呵直笑：“湘君嫁得不错，我们一家总算过上好日子了，以后多写文章，少谈国事，小满不争气，就靠你了！”

胡长宁还真的摆出托付重担的模样，将一个包袱塞给他，拍拍他肩膀，笑眯眯钻进吉普车，呼啸而去。

“七七事变”之后没多久，长沙上空也来了飞机，丢下几个黑乎乎的东西嗡嗡飞走了，轰隆声接二连三响起，小吴门和火车站一带烟火弥漫，顿时乱成一锅粥。虽说报纸电台里天天说打仗，大家都不敢相信战争这么快就逼到眼前，扶老携幼仓皇奔走，却根本不知道怎么躲，更不懂往哪里逃，哭喊声叫骂声震天动地。

自从湘君怀孕，薛君山如临大敌，天天在家呼呼喝喝，奶奶借口要看铺子，不肯来住，胡长宁和胡刘氏既舍不得女儿，又不敢丢下母亲，两边跑得辛苦，对一天到晚胡闹的双胞胎更加苛责，小满和湘湘动辄得咎，不喜欢回薛家公馆，不上课的时候就成了无头苍蝇。

两人本来要去送同学金凤的哥哥，金凤老家在南京，父母回去接家人来避难，孰料南京告急，父母一去不返，杳无音讯，她哥哥不放心，准备冒险去一趟。火车站炸了，谁也走不成，几人没了主意，小满和湘湘在金凤家门口发了一会呆，见金家兄妹无心招呼，悻悻然告辞，叫了一辆黄包车回茶园巷看铺子。

出乎预料，铺子没有开，一个十岁出头的女孩蹲在门口呜呜直哭，女孩显然经历过一场大劫，灰头土脸，满身血污，辨不出面容。

两人面面相觑，当这是个乞丐，只想快点打发走，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。后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两人猛一回头，奶奶抓着一个南瓜劈头盖脸打来，怒吼道："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这是秀秀！"

秀秀其实跟胡家并无多少关系，胡刘氏弟弟早逝，弟妹扔下不到三岁的刘明翰，改嫁给长沙街上另一户刘姓人家，生了秀秀和一个儿子。弟妹对刘明翰心怀愧疚，平日并不走动，倒是秀秀崇拜这个优秀的哥哥，经常偷偷来玩。

秀秀抹了抹脸，起身就是一阵摇晃，就势扑到奶奶面前，抱着她的腿嚎啕痛哭，"奶奶，我家没了，爸爸妈妈没了，弟弟没了，都没了……"

湘湘和小满目瞪口呆，顾不得脸上火辣辣的痛，慢慢蹲在秀秀身边，两人在众星捧月下长大，从来不知道怎么安慰人，此时此刻更无言以对，湘湘回想起刚刚想打发她走的那一幕，抽了自己一巴掌，掏出手帕为她擦脸。

奶奶接过手帕，用力把秀秀拽起来，小满打开门，踉踉跄跄端来热水，又和湘湘一起蹲在她身边发傻。秀秀哭了一会，眼看天色不早，眼巴巴在三人脸上看来看去，没有得到任何反应，咬了咬下唇，一步步往外走。

依胡长宁那种书呆子脾气，凡事都要做到最好，确实养不起另外一个孩子，而薛君山虽然不会亏待他们，但那种污七八糟的钱哪里能拿，奶奶左思右想，柔声道："秀秀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留下来跟奶奶学裁缝吧……"

话没说完，秀秀已经扑倒在她面前，咚咚咚猛磕头。

门口，刘明翰手里的纸包掉在地上，默默跪下来，咚地一声，额头触地，久久不起。

一挂鞭炮在门外惊天动地响起，薛君山手下两人冲进来，乐呵呵道："恭喜恭喜，夫人生了个大胖小子！"

"好！好！好！"奶奶一连叫了三声，牵着秀秀的手颤巍巍往后走，秀秀看到胡铁树的遗像，再次跪下来拼命磕头，奶奶慌忙拉住她，指着遗像咧咧嘴想说什么，冲出口的，却是一声沉闷的哭声，好似压抑了多年才得以释放的欣喜，更像无从诉说的悲伤。

小满和湘湘互相拽着对方跪下来，面面相觑，满脸茫然。

二

“月亮粑粑，兜里坐个爹爹，爹爹出来买菜，兜里坐个奶奶，奶奶出来绣花，绣个粑粑……”

“奶奶，别吵，我昨天忙到半夜才回来！”

薛君山的声音再怎么轻，湘湘听来总是晴空霹雳。她猛地睁开眼睛，在枕头下摸索半天，没摸到薛君山刚送的手表，倒摸到一本卷了边的《红楼梦》，不知为何心头有点发凉，放弃了努力，将怀里卷成一团的棉袍紧了紧，整个缩进被子里。

一只冰冷的手伸进被子里，准确无误地给她一个爆栗，她反应过来，抱住那只手臂，顺藤摸瓜，对准那人脑门重重反击。

听到小满夸张的哎哟哎哟惨叫，湘湘扑哧笑出声来，松开他的手，瞧他一身崭新的洋服不顺眼，打了个大大的哈欠，“起这么早干嘛，外面不安全，待在家里多好！”

小满嬉皮笑脸凑上来，“反正现在不太平，大家都没心思上课，姐夫说让我跟他混一阵子，趁战乱捞点钱。”

湘湘呆了呆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又想敲他脑袋。小满扣住她的手腕，正色道：“这事别告诉别人，奶奶跟爸爸就不用说了，姐姐知道肯定又会跟姐夫吵架，到时候惨的还是我们。”

湘湘挣不开他的手，急得满脸通红，压低了声音道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姐夫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还跟他混？”

小满斜眼看见一块手表，捞起来在她眼前晃了晃，又冷着脸塞到枕头下。湘湘满脸尴尬，突然抓住他的手，颤声道：“不管你跟谁混，记得有什么不对头赶快跑……”

底下的话被他轻轻用手堵了回去，湘湘自知失言，在他手上用力咬了一口，恶狠狠道：“等下没德园的玫瑰白糖包别想进门，还有，九如斋的五香牛肉干，杨裕兴的卤腊味……”

“胡大奶奶，你饶了我吧！”小满胳肢她一下，夺回惨不忍睹的手，夺路而逃。

双生子的感情确实异乎寻常，湘湘和小满一天到晚黏糊在一起，有说不完的话，薛君山干脆让他们住在紧挨的两间厢房，来个眼不见为净。小满从湘湘房间出来，见院子里仍没有人，做贼一般躲在笔直粗壮的梧桐树后，小心翼翼朝姐夫的房间瞥

了一眼，也不敢去叫他，信步朝外走，看到墙角堆得高高的梧桐叶子，贼笑两声，飞起一脚踢散，还嫌不过瘾，跳起来一脚踢向梧桐树，见又落了满院的花和叶，这才满意而去。

院门口蹲着一对石雕卧狮，是薛君山从别家搬来守宅，不过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手段，小满习惯性摸摸狮子脑袋，苦笑一下，回头随手拨弄那铜质貔貅门环。

一身笔挺洋服的薛君山迈出一条腿，身体尚在门内，低头抓着湘君亲了一口，随之将她推进去关上门，笑眯眯道："奶奶，我今天要帮湘湘去看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大官，您想不想吃卤腊味，我等下带回来。"

奶奶抓着笤帚从后院探头出来，沉着脸道："喝过洋墨水的有什么好呢，又不知根知底，而且山长水远的，来一趟要几年，还是乡里的孩子好，人踏实能干，会疼人，乡里种什么有什么，有饱饭吃，炮弹还打不到。"

胡长宁在楼上拿着书倚着栏杆叫道："妈，现在有飞机，不要几年。"

奶奶嗤笑一声："你读书读傻了吧，还想哄我，飞机都是丢炸弹的。"

薛君山满脸不耐烦，低声吼道："吵什么，就凭你们那点本事，说不定明天就给湘湘找个乞丐回来，这事我说了算，以后谁都不准嚷嚷！"

胡长宁浑身一个哆嗦，悄然往柱子后躲了躲，奶奶气哼哼去扫地，小满到底在他手上吃过大亏，一见他的冷脸就背脊发寒，在吼声里飞奔出门。

吉普车停在门口，看得出来，刚刚奶奶仔细擦了一遍，薛君山回头看她一眼，咧嘴一笑，把东张西望的小满拎上来。

小满看他有了好脸色，心里那只咚咚敲的小鼓才算停下来，装模作样整理衣服，讪笑道："姐夫，湘湘要吃德园包子。"薛君山瞪他一眼，啐道："肯定又是你讨好她！"

小满赶紧转移话题，赔笑道："今天去见谁啊？"薛君山哈哈大笑，"想不想找个大靠山，以后在长沙城里横着走？"

小满悚然一惊，认认真真摇头，薛君山脸色微变，嘴里不干不净骂了一句，冷冷道："真不知道你们一家人脑袋里装的什么，一个比一个蠢，要不是湘君，真想把你们全崩了算了！"

小满转头就去开车门，薛君山一把揪回来，咬牙切齿道："我好歹也是你的姐夫，难道会害你们不成！你待会别吱声，要是坏了我的事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"薛君山眼睁睁看他红了眼眶，又好气又好笑，顺手在他头上拍了一记，"有个大官托我给一个年轻将领找个读过书的女人，还说那人来头不小，而且能征善战，前途无量，湘湘刚好合适，做成了这个媒，我们走到哪里都不怕，懂不懂！"

小满只觉一颗心沉沉落了下去，蜷缩着不发一言。

南正路一带住着许多达官贵人，街上管得十分严，而且一大清早，还算有老长